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二十二回 苦蓮娘夜夫失業 老學究訪舊投親

卻說芝苾說要到蘇州去，先生說：「又有甚事？」芝苾說：「我已無錢用，要借筆墨糊口，因至外間撞撞機緣。」先生道：「你是有本事不怕的，我在外間閱歷一番，很曉得時文害人處，我不敢出門幹事，只好在常玉山兩處小地方撞撞機會。」

二人說完便睡著，次早芝苾便辭了先生過山去了。這先生起來，送芝苾出店回轉來。算算三個月薪俸快用盡又要謀一條生路才好。於是這日便奔進玉山城裡來。

剛走至玉山東門口，離城尚有二里路的地方，見有一個廟，廟中聚了一群人在那拆字先生攤上要令那拆字先生寫絕賣田契，一共七八張，有一張契底做樣子，拆字先生說：「你契太多，我一時寫不及。」那一群人說：「我今日就要兌債的，你答應我寫得及我才肯分中資與你，你為何又說寫不及？」正在鬧時先生聽得走進廟便說：「我與你們寫寫好麼，是哪家的契你說與我聽可好麼？」眾人見問便丟了那拆字先生一齊拿了筆硯，拉了先生，移了一張桌子出來說：「這先生寫寫亦好，你要問這賣產業的姓名麼，你寫好說與你聽。」先生聽了便照樣寫。先生寫字是快的，不多時寫完。眾人便說這家人是與浙東一個做廣東鹽運使姓魏的結親的，現在這家人家主姓陳名亮軒，於今年中三月中旬死了。他有個孫子娶的親便是才說的那浙東人做過廣東鹽運使的孫女，這孫子名叫芝亭，娶親只一年，今又死了。家中欠人家的債多，因此變了產業完債。先生聽了說：「原來我這女學生嫁在這裡。」又問眾人：「住在何處？我與芝亭兄妻子有世誼的，要去看看他。」眾人便指了一條路，又告訴了如何門向，先生便照眾人所說尋去。

且說阿蓮自嫁了陳家，他姑婆即前日將阿蓮收回家的那個陳小姐。不上一年，聽得他丈夫在外游幕，病死在營盤中。小姐聽見凶信，蹄遠不能搬靈，日夜啼哭，不多時亦病死在娘家。接著連亮軒又去世。芝亭與阿蓮成親後卻也生了個兒子名碩泉，就得了瘟疫症，只七日亦死。可憐阿蓮年輕，疊遭大故，又腳小，在家時到書館且要人背，逃反時亦是雪花背的，且肌膚柔脆，那能吃得苦住。自他太公、姑婆、丈夫三人死後，阿蓮便舉目無親，家中因連年死人虧空了四五千元，亮軒做官時宦囊本不多，又被芝亭的父親名世紳在世時又耗去一小半，故芝亭死後盡將田產業賣。幸得阿蓮雖腳小不能做別事，於文理上固是通通的，但女子雖通文理，不閱歷世情亦是無用。

這日賣田時已被剛才這一群人打了夾板去，阿蓮全然不知。是時阿蓮在家只一人，不便僱男僕，只僱一乳媪，就是乳碩泉的。阿蓮手頭亦拮据，幸虧三代靈柩五七外即安葬，但是主僕兩人同住，又有碩泉帶在懷中不覺離手，又只剩得這點骨肉，阿蓮是自然愛惜，便將硬泉交托與乳媪，不令乳媪到廚房做事，阿蓮自己去做。誰知阿蓮心裡想做，無奈力不能行，一味死掙，心裡又痛，便覺五心發熱。飯雖煮好，便點粒不能吃，見了牀和身便倒。皮肉又嫩，遇著起凍時兩手便生凍瘡，手背開裂如水紋一般。遇著熱天週身生痱子，密密層層不能著指。有時做得脫了形，一病便是二三月。阿蓮心想自知做不得，無奈家中無錢，又不能再僱女僕，只得拼命做，便做得一身皆病。看官知道，此種女子皆是小時裹小腳時不便行動，於是筋也柔了，骨亦弱了，寒暑便不能耐了。到得大時，筋骨已定，便一些苦吃不住，若勉強掙扎，即不生病做事亦覺十分吃力，皆是小時不習勞之故。可知女子小時不必與他裹腳，學學粗事，筋骨堅固，到大時便風寒暑濕皆能抵禦，不至如此吃苦了。

且說這孔先生來尋阿蓮，尋阿蓮門便去叩門，不料阿蓮自己來開門，見了面先生不認得，原來阿蓮生了滿頭熱瘡，阿蓮卻認得早日從過讀書的先生，未叫出「先生」二字，那眼淚早已流下來。先生仔細認認才問：「你這人可不是魏小姐麼？」阿蓮說：「何嘗不是，先生不認得，我是離死不遠了。」阿蓮便請先生裡邊坐。先生見他家如此情形，四處皆掛孝，又見他一人，房子又是大大的，便知自己出嫁，丈夫死過了不便問。誰知阿蓮自逃難時說起，一五一十直說到丈夫已死，自己不能吃苦，日日生病的說話說了一遍。一路說一路哭，先生只得用言語安慰他。便問：「今日你家兄弟好麼？」阿蓮便又將鏡如到這裡看過，華如中了兩榜，捐了知府，水如已討親，惟有月如未娶的說話又細細說了一遍。先生聽了便想：「想時文卻是有法的，華如當時說我不善變化即不能中，此話果被他說得著。何不如我也到江蘇尋他去。」自此便存心到江蘇。

當下先生敘談了半天亦不見有茶來，便知他家無下人，即要想走，阿蓮說：「先生不要去，我尚有要話與先生商議。」先生便問何事，阿蓮說：「我在此無依無靠，現在變產還債，完了清，先生是熟人，送送我回去與兄弟們同住，靠靠他們。這裡屋現在有人，還了債，保諸事成了我即動身。」先生聽了心想：「無處安身，在此處暫且俟俟機會看。」因此答應了。

過了數日阿蓮對先生說：「我的債已還清，住屋亦成交了。所有家中什物我只檢些搬得動，少不得的東西帶了去，其餘盡賣與住屋的人。現在我已收拾好，明日好動身。」先生本來一人來並無行李，是說去就去的，聽了阿蓮話說：「亦好。」又說：「這裡到我們處要轎子。」阿蓮道：「自然，現在轎子已僱了。」原來阿蓮將家產變盡尚有千金放在身邊。

攜了乳媪，叫先生亦坐上轎送在後頭，帶了三擔行李便回家中來。這邊兄嫂見面，見過的如雪花、玉英、月娥及兄弟四人均不認得，皆說小姐因何病得這般。又見她渾身重孝，又見她一進門便哭，又見她帶了一個外甥尚未週歲亦是穿孝，便知她妹子是守寡了。大家對她哭了一場。阿蓮看看眾人，又見大哥吃得鴉片更不成人，連背駝了，一說話便喘氣，此時只看不見華如，看見雪花愈加豐豔了，問起二哥方知月前已到江蘇去。那位便是二嫂嫂，阿蓮看亦是不會吃苦只能享福的。再看三哥是渾身衣服邋邋，並無一處不破的，衣服上並有斑斑點點的痕跡。再又看看他三嫂嫂是通身乾淨，二隻小腳扮得無半點塵埃，滿面搽脂抹粉，一張闊口，牙齒又如搽煙煤一般的黑。阿蓮看了狐疑。又看見玉英已開面了，問了方知是大哥收的。再看他四哥亦照常。四下看畢才知他家是大輩死盡。指著碩泉哭了說道：「他父親亦死了，如今我的家產賠虧空已弄得乾乾淨淨，因想我那處無依無靠，不能居家，無奈何只得搬在這裡靠靠你們。」又說：「幸虧有個孔先生送我來。」月如等聽見先生來方才出去見面，行了禮各敘起逃難的情形，是晚便留孔先生宿了。次早先生問起華如，方知華如在家一年，各處親戚搜括起來只有五百餘金，前一月已到江蘇了。先生聽了又見他家敗得不成人家，站不住，問他兄弟借了十元英洋做盤費，不知先生要到何處，下回分解。